

# 懷念父親

／育清



一九九四年五月廿九號是我在人生旅途中最難忘又經歷最悲痛的日子，因那天是我父親與世長辭和我們永別的時刻。

星期大清晨起來，和媽媽準備了早餐到醫院給父親吃，那天本來是我和媽媽一同在醫院陪伴父親的，各姊妹去教會聚會。怎料我倆一進病房時已見父親呼吸困難，又聽見他喉部發出咯咯之聲，叫他時也沒有反應。在此情形之下，我立刻把手上的食物丟下，跑到他床邊大聲呼叫爸爸，一面觸摸他的手腳。他全身冰冷，動也不動，心知不妙，急問弟弟何以會如此情況（因他是看守爸爸過夜的），只見弟弟一片茫然，說道：「剛剛才餵他吃了一點早餐呢！」。那時我的心已亂作一團，急急吩咐弟弟把各姊妹們找來。那當看護的妹妹亦把醫生找來，另一方面我留意父親的情況，在失去了控制的情況下，我不斷地呼叫著他，但見他的眼睛好像在找尋什麼似的，他亦好像聽見我們的哭泣。等到各兒孫到齊，他把各人看過一遍後，他好像心裡已覺滿足，便靜悄悄地離開了人間。

我們全家都在哀傷的哭著，妹妹流著淚唱著詩，一面叫爸爸要找著主耶穌，讓他帶他走過那死蔭的幽谷而進入神的永生國度。弟弟讀著經文（帖前四章十三節）：「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我們一家十多人站在爸爸的床前，看見父親面帶笑容，慈祥又安穩。他那一刻的安詳，給我們永留心裡。

醫生走了，院方的工作人員亦要把父親的遺體移去。我們祇好帶著悲痛的心情與沈重的腳步回到媽媽的家中。眼見父親生前坐過的地方，便暗自問道：「爸爸真的走了嗎？！親愛的父親就如此永不回來了嘛！」心裡感到茫然，思想一片空白，眼淚一直不停地流下來，整個人完全的虛脫，心裏好像有幾把利刀插著。覺得一陣陣的絞痛，呼吸都感覺困難，一天也不曉得飢餓，心裡好像不能接受這個事實。整個人呆了一樣。

安葬父親之後，更覺日子難過，一早一晚情不自禁地眼淚汪汪，心裡拉得緊緊地。

那種失落的滋味是他人難以體會的。除了要陪伴母親，自己也沒有心情上班，就放了兩個星期假，天天伴著母親，設法去安慰她，但自己也无法抑制，時時哭不成聲，母女倆哭成一團，流淚眼看著流淚眼，心裡又陣陣疼痛，經過幾晚都不能成眠。父親的影子不時現在眼前，許多的往事也就浮現在腦海中。記得爸爸喜歡吃榴槿，我時時都買給他吃，因為父女都是同道中人。有一次當我一進家門，爸爸就說：「你這麼早就回來了，我還想打個電話叫你買榴槿呢！」我把手上的榴槿提得高高地給他看，父女二人立刻出現了會心的微笑。他高興可能是因為我明白他的心意，而我的高興是覺得又盡了一點對父親的孝敬。那次的榴槿特別覺得香甜，現在市場有很多的榴槿出售，但我已沒有那份心情去購買了，沒有爸爸一同分享，真是食不知味了。

父親每年的生日及父親節，爸爸都不喜歡出外吃飯，總是由我掌廚，選幾道他喜歡的小菜，在家裡忙上半天。而在吃的時候，爸爸總是說：「好過去餐館吃，這是真材實料又沒有味精。」我聽了，什麼辛苦都忘記了。今年的父親節剛好是爸爸過世的第三個星期日，各姊妹也像往年一樣帶著孩子回到媽媽的家裡吃飯。我也是照樣到廚房做工，祇是沒有刻意的選菜。開飯的時候，看見父親的位子已沒有他在，那不能控制的淚水又在眼裡流出來了，佳節當前，主角不在，內心真是痛極了，各人都帶著默默的心情把晚



飯吃完。

我父親也懂得樹藝的，每逢春節他也弄兩道名菜給我們享用。凡人嘗過都讚不絕口，從今之後我們再也沒有此口福了。

自我懂事以來，從未聽過爸爸大聲罵過我，父女總是有商有量的。他要我做的事我會盡我所能給他辦好，而我的意見他也多會接受。記得大陸政變，父母積極地把我申請出香港與祖母同住。他說：「能救一個便救一個，出去總比留在家鄉好，有條草便有點露。」我去了香港個多月，爸爸也跟著逃到港。當時祖母不但沒有因他能得自由而高興，反而怪責他把一家大小留在大陸，自己跑出來有什麼用。祖母又怎會知道爸爸不走，他生命就有危險呢！翌日爸爸便去找工作，而找到的工作是很辛苦的。父親在家鄉是從事教育的，但他說：「沒問題，祇要體力能吃得消便可以了。」我們父女坐下傾談，爸爸說：「今後要多寄點錢回家給媽媽，因我是屬於逃亡身份，弟妹就要付出高價才能買到糧食。而我的薪金有限，可否你暫時放棄學業，去找份工作，好幫補家計」。我祇好把剛做回來的新校服摺疊好，從此再也沒有機會穿上了！以後父親找到適合他的工作，是在教會學校做書記，他也沒有忘記我的教育，而把我安排在夜校就讀。

感謝神的恩典，六二年母親帶著弟妹一行五人也逃出，一家人總算自由了。經過五六年的分離，到那時才能一家團聚。除了感謝神的恩典外，真是一無所誇。因為以一個婦人帶著四個黃毛小子，翻山越嶺，在黑夜裡摸索而行，又要逃避獵狗及警員的追捉，又要注意川河山兒之危險，但神總是看顧憐憫，使他們能平安到達自由之地。父親同我真是喜出望外。父親接著便安排各弟妹入學了，在星期日早上也把他們帶到教會的主日學，從那日開始弟妹們便認識了神直到今天。大弟弟因為超齡而失去了就讀日校的機會，爸爸亦為他安排讀夜校。父親對小的弟妹管教很嚴厲，因此弟妹們比較懼怕父親，在他們的心目中父親是個嚴父。今天七個兒女都受到教育，父親的辛勞也不少！

在港十多年，父親在工作上也很能勝任全校數千個學生，每年的編班都是由他編排，每個學生各科的試卷也是由他印寫。還記得爸爸要趕寫臘板試題，常徹夜不眠。每次學期結束爸爸便消瘦了許多。但他從無怨言，總是更加積極地去做好一切的工作，因此很得那些長者的喜愛，校監對他也很有讚賞。

父親也樂於助人，無論什麼事情他總是義不容辭去幫忙。而他也確有些能幹，經他辦理之事都是井井有條，蠻得別人的信任。祇是父親的性格剛強，義理所在，堅持主張，有時也會有得失別人的地方。

神的恩典總是一步步地帶領，七一年我們一家七口移民來美，爸爸又要接受一個新環境的挑戰了。在一個不同文化的國家，不懂本地語言，環境陌生，又剛好過著嚴冬，生活上當然有不少的困難，但爸爸很有毅力地去適應。最初幾個月，他挨著一份不適合

他做的粗工，見他放工後的疲勞，真是替他難過！我叫他不要去做，他總是說：「慢慢會習慣的，萬事起頭難，遲些時日便會好了。」神的恩典是夠用的，不久爸爸便找到一份能發揮他所長的工作，在華僑學校任職，直至退休。父親一生從事教育，亦算桃李芬芳。他退休十餘年含貽弄孫，盡享天倫之樂。

父親一生的經過歷歷如新，在一剎那他就和我們永別，內心那份傷痛，實非筆墨可以形容，而那養育辛勞又何以爲報？正如曾子所言：「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以前此話都是經口不經心，此刻才深深地體會到它的深意。

爸！安息吧！他日我們在天家相會，重聚父女之情。

## 黃丹尼 又一傑作出版 給時代掃描

世界老人是否病入膏肓  
人類歷史是否走進死角  
苦難越來越深光明究在何方？  
根據聖經預言作敏銳的觀察深入的分析  
導向雜誌社榮譽出版  
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總經銷  
香港宣道出版社代理